

北

户

録

附校
勘記

段公路纂
崔龜圖註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
學海類編及十萬卷樓叢書皆
收有此書說海學海皆刪節本
又皆無注十萬依宋本校刊故
據以排印

北戶錄序

右拾遺內供奉陸 希聲撰

詩人之作。本於風俗。大抵以物類比興。達乎情性之源。自非觀化察時。周知民俗之事。博聞多見。曲盡萬物之理者。又安足以蘊爲六義之奧。流爲絃歌之美哉。由是言之。則古之學者。固不厭博。博而且信。君子難之。東牟段君公路。鄒平公之孫也。自未能把筆。愛以指畫地如文字。及六七歲受學。果能強力不罷。其學尤長。凡僻人所不能知者。靡乎羣籍之中。仡仡然有餘力。間者以事南遊五嶺間。嘗采其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有異於中夏者。錄而志之。至於草木果蔬。蟲魚羽毛之類。有瑰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載。非徒止於所聞見而已。又能連類引證。與奇書異說相參驗。眞所謂博而且信者矣。噫。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談諧。以爲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爲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此蓋博物之一助。豈徒爲譚端而已乎。君以予往年從事嶺南。備覈其實。請予序以爲證。予嘗觀圖於書府。君狀貌一似鄒平公。而又能以文學世其家。於乎。鄒平公爲有後矣。因爲之序而不辭。

重刻北戶錄叙

北戶錄三卷。唐萬年縣尉段公路纂。崔龜圖註。新唐書藝文志作北戶雜錄。唐以前書與今本題名往往參差無足異也。史記秦紀南盡北戶。顏師古注漢書日南郡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所記皆粵南事。故以北戶名書。公路仕歷不見史傳。藝文志以爲文昌孫文昌臨淄人。相唐穆宗。子成式著酉陽雜俎。孫安節善樂律。見唐書本傳。公路爲成式之子。安節之弟宜乎文采之可觀耳。宰相世系表有成式而無安節。故公路亦無名。當據傳志補其缺。書中稱咸通十年往高涼。又稱咸通辛卯年從茂名歸南海。其人蓋先仕于粵而後官萬年尉者。龜圖結銜稱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餘無可攷。唐人著述傳世不多。可藉以見古書崖略者。書鈔類聚初學記而外。此其一也。惟徐歐兩書元明以來屢有精刊。此書自南宋尹氏而後刊本罕傳。其刊入古今說海者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凡今本譌奪多者所刪亦多。譌奪少者所刪亦少。注則一字不錄。又誤以公路爲東牟人。學海類編沿其陋而益甚。原本之傳希如星鳳。藏書家轉輾傳鈔愈久愈譌。幾與北堂書鈔原本無異。余所藏爲汲古毛氏影宋寫本。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舖刊行一行。首尾雖完。文字亦爛。思以曾慥類說所錄正之。而今本待校之文正類說節去之句。

北戸錄目錄

卷第一

通犀

鷓鴣

赤白吉了

蚌蛇牙

蛤蚧

蛭蝶枝

金龜子

魚種

北戸錄目錄

孔雀媒

鸚鵡瘴

緋猿

紅虵

紅蟹殼

紅蝙蝠

乳穴魚

水母

萬年縣尉段公路纂
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崔龜圖註

卷第二

蚊母扇

紅蝦盃

雞卵卜

象鼻炙

枕榔炙

米甃

睡菜

薤菜

卷第三

無核荔枝

山橘子

山胡桃

偏桃核

鵝毛被

雞毛筆

雞骨卜

鵝毛脰

紅鹽

食目

水韭

斑皮竹笋

變柑

橄欖子

白楊梅

紅梅

五色藤笠蹄

抱木屨

方竹杖

鶴子草

無名花

相思子蔓

香皮紙

紅藤草

山花燕支

越王竹

指甲花

睡蓮

北戶錄卷第一

萬年縣尉段公路纂

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崔龜圖註

通犀

通犀。

山海經云犀似水牛而豬頭。腳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小而不可。又云鼻上者良。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獻紂犀角二。一在頂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今人呼爲胡裙犀是也。抱樸子云犀

解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又南州異物志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唯棘刺。體兼五肉。又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爲釵釵。

事見吳均

續齊諧記。將潛得通犀。後被豫章王江夫人斷以爲釵。釵名施。又云。宋史獲通犀。寶與虞陵王義真。又元康末。姑人以犀角瑱瑁爲斧鉞戈戟。戴用之也。撓藥酒。消生沫。若貯米飼雞。雞見輒驚散。一

呼爲駭雞犀。

駭雞犀出大秦。又有離水犀。行則水爲之開。

或中茵箭刺。置於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愚重譯於蕃人。事皆

不虛。

廣志云犀角之好者稱鷄臘白。郭子橫又云犀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闇中有影也。

今廣州有善理犀者。能補白犀。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補時以鐵夾夾

定藥水煮而拍之。膠爲一體。製梳掌多作禽魚。隨意匠物。論其妙。至於鑄玉者。方之蔑如也。又有裁龜甲或紫螭。無目陷黑玳瑁爲斑點者。亦以鐵夾煮而用之。爲腰帶褳樣子之類。其焙淨真者不及也。玳瑁切

韻字從玉。文選字從蟲。歐陽詢飛白從甲。愚以甲爲是。

字詰亦從甲也。

凡玳瑁甲生取者治毒第一。其力不下婆

薩石。愚曾取解毒立驗。南人神之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

廣志云符拔如鱗其皮有鱗甲可以辟惡也。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鵠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網羅。伺野孔雀至。卽倒網掩之。舉無遺者。或生折翠羽。以珠毛編爲簾子。拂子之屬。粲然可觀。真神禽也。

又後魏書龜茲國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字乳如鷄鶩。其王家恆千餘隻。

一說

孔雀不必正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鵝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

又

南八公相鶴經曰。復百六十年變止。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形定也。又稽聖賦豪家自爲雌雄。決鼻生無牝牡。卽雌兔抵雄而孕是矣。

又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方亦戎別名。山

海經。南方孔鳥。郭璞注。孔雀也。宋書曰。孝武大明五年。有郡獻白孔雀爲瑞者。噫。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今孔雀亦以羽毛爲累。得不悲夫。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繁生鳥以來之。名曰圖。字林音由。今獵師有圖

也。淮南萬畢術曰：鷄鵠致鳥。注云：取鷄鵠，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衆鳥聚矣。博物志又云：鷄鵠留鳥，一名鷄鵠。晝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手爪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輒更鳴，其家有殃也。莊子云：鷄鵠夜撮蚤，察毫末，晝出，冥目而不見丘山，言性殊也。陳藏器引五行書：除手爪埋之戶內，恐爲此鳥所得。其鷄鵠，即姑獲鬼車，鷄鵠類也。姑獲，玄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小兒食之。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爲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爲誌，即取小兒也。又云：衣毛爲鳥，脫毛爲女人。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匍往，先得其所解毛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去，男子取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兒，得衣亦飛去。鬼車一名鬼鳥，今猶九首，能入人屋，收魂氣爲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則凶。荆楚歲時記：夜聞之，捩狗耳，言其畏狗也。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今呼爲九頭鳥也。毛詩義疏曰：鴝大如鳩，惡聲鳥，入人家凶，其肉甚美，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鴝冬夏施之，以美也。禮內則曰：鴝臠。莊子云：見彈求鴝炙。陳藏器又云：古人重其炙，尙肥美也。又按說文曰：臯，不孝鳥。至日捕臯，磔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臯。五月五日作臯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愚謂古人尙鴝炙，是意欲滅其族，非爲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餽瓦止臯鳴，取破餽尙臯抵之，輒

自止也。

鷓鴣

衡州南多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前臆文爲白圓點。又一名鷓。音速。多對啼。每啼連轉數音。其

韻甚高。廣志言遮姑鳴。云但南不北。如逃閭聲云。懸空虛聲頓。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常向日飛。畏霜。早晚稀出。飛即以樹葉覆其身上。南越志云。鷓鴣

陽鳥也。雖復東西迴翔。然而命翻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癘。此三說啼處。豈同於牛屋

辯哉。唯本草說鳴云鈎轉格磔。竹客反。小類。

鸚鵡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鸚鵡。字林。鸚鵡書此鸚字。又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葛格對曰。白頭公。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格戲之。因曰。未聞鳥名。白頭公。請使格復索

白頭姥。格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請使輔吳復求鸚父也。又說文。鸚從鳥嬰聲。鸚從鳥母聲。又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又山海經云。數歷之山。其鳥鸚鵡。又云。黃山有之。舌似小兒舌。腳指前後各兩指。扶南徼外有五色純白純赤者。翠衿丹觜。巧

解人言。有鳴曲子如喉轉者。但小不及於隴右。每飛則數千百頭。南史云。天竺迦毗利國。元嘉五年。獻赤白鸚鵡各一頭。又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

三枚。各食三升麻子。云此鳥有損無益。後詔歸本土。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顛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瘴。愚

親驗之。咸通十年夏。初有三大船將五色鸚鵡至者。

南方異物志。鸚鵡有三種。青者大如鳥白。白者大如鵝。五色者大於青者。五色者出杜澤州也。

雖繡羽錦衣。而

病其胡語。昔天監年。交州有獻能歌鸚鵡者。詔亦不納。

又張華有白鸚鵡。華每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然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鏡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呼鸚鵡。鸚鵡曰。昨

夜夢惡。不宜出戶。華猶強之。至庭爲鸚鵡所獲。人教其啄鸚鵡。僅而獲免。又幽明錄。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顧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遂善。能教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一佐驕鼻語難。學之未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遂不異也。後主典人盜牛肉。鸚鵡白參軍。參軍曰。汝云盜。盜肉當應有驗。鸚鵡曰。以新荷裏著。屏風後檢之。果獲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司空曰。不可以禽鳥故而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又淮南萬畢術云。寒臯斷舌可使語。寒臯一曰鸚鵡。

赤白吉了

某年。普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者。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凡笑語悉皆教人。斯

珍禽也。

吉了身黑背赤。首戴黃冠。善教人笑。言聲明切於鸚鵡。好食鷄子飯也。

愚按雲物上瑞。鳥獸中瑞。草木下瑞。夫聖人至德所臨。則嘉祥必見。

故前有引赤雀。白雀。赤鳥。白鳥。赤鷺。白鷺之流衆矣。瑞應圖曰。赤雀。瑞鳥也。又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奉己儉約。尊事耆老。則見秦繆公出狩。至于咸陽。日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公車。公俯取其書。言繆公之霸。訖胡亥。秦家世事。又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鳥焉。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又熊氏瑞應圖曰。皇者八妾有序。經緯不差。應時之性命。則赤鷺銜丹書而至。白鷺

事略同也。愚又見顧野王以遠方所貢赤白鸚鵡編爲瑞者。今因錄赤白吉了。亦請附焉。宋紀曰文帝元嘉中相州獻赤鸚鵡臧榮

緒晉書曰義熙中林邑獻白鸚鵡也。

緋猿 一作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鎮府設以備他盜也。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謂奇獸。夫猿則狙獼

獼五百歲爲獼抱朴子曰猿壽八百歲繁露曰獼獼也。獼獼之類其色多傳青白玄黃而已。小說云伍彥爲交州時林邑王范能獻青白猿各一口山海經云堂

庭山多白猿今三峽有白額猿。按樓炭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十四百種白虎通云羽蟲三百六十有六鳳爲之長

毛蟲三百六十有六麟爲之長。今則豈可窮其族類歟。其猿能伏鼠。論衡曰鹿之角足以觸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伏於鼠亦如淮南子云螭使虎

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多羣行玄者善啼。雌黃而啼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去呼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徵方

知當去呼一部鼓吹豈獨於鼉聲者哉。愚因召獵者捕而養之目爲巴兒。極馴不貪食於樹杪間呼之則

至但臂長身不便於行而未見通膊者也。後一歲自潘州迴路歷仙虛。潘茂真人燒丹之處南人呼市爲虛今三里一虛按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下繫噬嗑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合耳。

聞舊山猿啼。不食而卒。噫。其爲獸之性。一何仁耶。是知鄧芝感事投弓。故無虛語。且梁朝猿卒。責食吏違四日。方送鹿心柿四貫。及責玄圃養猿吏云。殘林猶獲其子。堪杖四十。復引鷄豕鵝魂狗蓋馬帷之事。瘞之。又陸機快犬黃耳。能解人言。常傳書自洛至吳。纔半月而返。及死。機爲製棺槨殯之。村人號爲黃耳冢。愚遂數其事。籍之以薪。藏之以坎。

蝻蚶牙

蝻蚶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麋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便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也。亦如巴蚶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金樓子云。楚詞云。蚶有吞象。厥大如何。

故南裔異物

志曰。蝻惟大蚶。旣洪且長。采色駁瑩。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肋腴甚肥美。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

證俗音云。蝻蚶肉食之辟蠱毒。

元和御覽引括地志云。蝻蚶牙長六七寸。土

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愚按古方刮虎牙治犬咬瘡。神效無比。未聞蚶牙有利於人者。抱樸子云。蔡誕入山還家云。被謫到崑崙。崑崙下白虎蛟蚶。長百餘里。口中牙皆三百斛船大。一何壯哉。比廣州南海縣。每年端午日。常取其膽供進。蚶則諸郡採送。錄事參親看出之。按晉中興書曰。顏含

痾病困。須蝮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以此驗之。眞膽不可得也。近勅令桂賀泉廣四州。輪次進焉。其膏俗傳不利人。其皮可鞣鼓。今潮州和鱗爲之。聲鳴絕與象皮鼓相類。蕃船上多以象皮鞣鼓。鼓長而頭尖。狀如棗核。謂之檳榔鼓。廣志云。象性久別。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南越志云。開寧縣多吳公。大者皮可以鞣鼓。

沈登異物志云。東南海中。吳公長數丈。蝦牛俚人。秋冬間遇之。鳴鼓然。火炬驅逐之。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巨蛇。各長丈餘。一如孔雀尾。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眞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窟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蛇。南越志云。無毒。夷人餌之。兼名苑云。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論衡引楚相孫叔敖天祐者何也。會最又云。渾夕之山。罽水出焉。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蠅。見則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蠅。威。音一頭兩身。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長八尺蛇也。愚又憶近事。章中令臯鎮西蜀時。有黃甘一樹方熟。忽數夕。衆實皆落。唯樹杪一蒂獨存。其大如碗。枝葉滋茂。異於常者。園吏具白章令。章令親視之。曰。此奇果也。非臣下宜食。議欲表進。令去蒂尺餘折之。其實從蒂自落。有善醫者。